

兵心·匠心

■ 苟文彬 李浩琦



眨眼进入初秋，我们见到第74集团军某旅装甲技师兼驾驶员张景勇时，距离他被评为2023年全军优秀军士已过去2个月有余。

此时，张景勇繁忙依旧：理论课堂上，他向战友们讲解自己编写的两栖战车教材；陆地训练场的攀爬架上、沙池里有他认真训练的身影；海洋深处，他在惊涛骇浪中驾驶战车熟练地完成高难度动作……

张景勇都能做到熟稔于心，战车的各种“脾气”，他总有办法对付，大家都称他是“问不倒、难不倒、考不倒”的“技术大拿”。每当听到战友由衷赞扬时，他总是不好意思地摆摆手说：“哪是什么‘大拿’，我不过是喜欢摆弄、琢磨罢了。”

单位首批列装某型两栖装甲车，张景勇主动请缨接下试训任务，从此开启了从工具间到装甲车驾驶室“两点一线”的生活。3个多月后的一天，当张景勇走出装甲车时，战友们发现他虽面色憔悴，眼里却闪着自信的光。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张景勇总在琢磨如何提高两栖装甲车对各种极端环境的耐受性，降低故障率。为此，他先后对战车多处部位进行加改装，使单位在重大演习中实现全装参演零故障。

再次参加驾驶集训，张景勇已从当年的学员，变成全旅驾驶员“总教头”。授课中，他对战车的热爱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大家。

一次集训考核，驾驶员许航发现，新的通路比平时训练的通路窄了许多。他硬着头皮驾驶通过，却因撞到限制杆，被判不合格。

“通路这么窄，这不明显摆着是故意出难题吗？”走下训练场，许航一脸不服气。张景勇二话没说，直接钻入驾驶室发动车辆。在他的精准操控下，战车避开所有限制杆，犹如一只猎豹快速从通路中驶出。看到这一幕，许航当即竖起大拇指，心服口服。

二

长空万里，海疆辽阔。

那天，夜色如墨，海上阴云密布，风高浪急。跨昼夜联合军事演习进入最紧张的阶段。不远处被灯光照亮的大海异常嘈杂。正在执行夜间装载登舰任务的某型两栖装甲车，突发触礁险情。车长报告，车辆右倾达80多度，随时可能侧翻沉车。

“海域陌生，视野受限。左侧履带挂礁，右侧正被海水淹没，必须尽快夺车抢救。”

“战车随时可能侧翻甚至沉海，必须确保不会发生倾覆才能进入。”

大家争论不休。“情况确实凶险，但战车还能挽救，而且宜早不宜迟。”此前一言不发的张景勇已经判明形势，坚定地说：“我和两栖装甲车打了十几年交道，从没有让任何一辆车沉海。今天也不能破这个例！”

海浪冲刷战车的声音，就像拍打在自己的心上。“战车就是战友，它是有生命的，我无论如何也要把它带回去！”张景勇纵身跳出冲锋舟，跃上战车，抓紧左侧车体，踩在齐胸深的水里用脚来回试探。情况比想象的还糟，拖战车根本无法靠近，只能靠战车自救挪下来。来不及细想，他迅速钻进触礁装甲车的驾驶室。

驾驶室内，面对不断涌入的海水，张景勇开始争分夺秒地处置。“接通陆上动力，尝试让车辆触礁的一侧履带从礁石上退回来。”他精准地执行着自己推想的第一救援方案。随着引擎一声轰鸣，装甲车猛地向前一蹿，来回摇晃，倾角却进一步增大。由于倾角过大，车辆无法从礁石上获取动力。一招未见效，张景勇迅速启用第二套方案：让战车自己“游”出去！

他屏住呼吸。紧履带，收悬挂，收尾板，关闭右侧水门，点动接通动力，利用喷水推进器和履带的动力，使车头一点点原地转向……短时间内，张景勇连续展开一系列超常操作。最终，战车缓慢滑入水中，缓缓“游”出礁石区。张景勇长舒一口气，脚底轰起油门，装甲车引擎发出轰鸣声，调头驶向岸滩。

那天上岸后，张景勇顾不上休息，立即对车辆进行检修。发现朝夕相处的“伙伴”并无大碍，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车辆无大碍，可以继续执行任务！”

“经历这么大的险情，还是好好检修一下再开吧。”听到大家把触礁的装甲车当成“伤病号”，张景勇的倔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大声说：“咋能因为在海上呛了几口水就畏首畏尾，咱这车子可没那么娇气。你说是不是？”他转头问战友：“你哭哭笑笑不是？”

“将来真上了战场，难道因为车子

出一点问题，就要弃车吗？”张景勇问。见众人不说话，他继续说：“开上它，继续行动。”

在张景勇坚持下，该车继续参与行动。一切正如张景勇的判断，这次触礁事故并未影响它的战斗性能，这辆“绝处逢生”的战车顺利完成了它所承担的各项任务。

三

交谈中，张景勇说起战车的性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说起自己的徒弟，他脸上满是兴奋和自豪。可当问起家庭，正在保养战车的张景勇面露愧色：“因为工作原因，我长期不在家人身边，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压力，都摞给了家人。”

2016年，张景勇入伍的第12个年头，他已先后荣立了二等功、三等功，此时转业回家，应该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面对走与留，父母完全尊重我的意愿。妻子起初想让我回去，当听说组织上希望我继续留在部队干，立马果断地劝我留下来。”张景勇深吸一口气，“说实话，我自己打心眼里也是舍不得离开。”

2016年12月1日，部队公布留下来的人员名单中，出现了张景勇的名字。他将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儿啊，既然选择留下来，就好好干吧。”

听了母亲的话，张景勇下定决心，要在部队好好工作，干出成绩，给年迈的父母带去一些精神慰藉。

然而，让张景勇没想到的是，就在那次与母亲通话10天后，他接到姐姐来电，说母亲突发脑血管堵塞（脑卒中），因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导致瘫痪在床。

“当我赶到医院时，一向疼爱我的母亲居然不认识我了。”张景勇说到这里，眼睛里泛起泪光。“我心里常常忍不住想，如果自己早点转业回家，多陪陪母亲就好了……”

夕阳下，张景勇将目光投向刚刚保养完的装甲车，微笑着说：“战车是我的武器，也是我的第二生命。照顾好这个朝夕相处的‘伙伴’，我责无旁贷！”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人们常说，没来过喀什，就不算到过新疆。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卷，西域、喀什总是令人心驰神往。

喀什，维吾尔语意为“玉石集中的地方”。这里有广袤孤烟的雄浑壮阔、驼铃悠扬的丝绸古道、瓜果飘香的沙漠绿洲，还有中东风情的高台民居、引人遐想的“香妃”故事，见证和诉说着这座西域边城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与沧桑变迁。

2001年，我第一次踏上这片热土。曾经梦中的西域宛如画卷一般铺陈在眼前，美得让我心潮澎湃。

时隔22年，我为工作再次来到喀什。当我用心灵探寻这里的美，愈加感到喀什的美，美得清晰真实，美得令人陶醉。

一

喀什的美，美在昆仑，让人魂牵梦萦。

自古以来，被称为“万山之祖”的昆仑就是文人笔下、百姓口中传诵的山岳图腾。

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四大文明”在这里荟萃融合。与此同时，这里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投笔从戎、平定匈奴的班超，抬棺西征、收复失地的左宗棠，在这里留下了“醉卧沙场君莫笑”的金戈铁马、“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刀光剑影。

历史已经走远，但忠魂亘古不变。今天，驻守南疆的英勇之师，就如同巍峨雄壮的昆仑山那样，守护着祖国大好河山，构筑起了坚刚刚强的钢铁屏障。面对四面环山、荒无人烟的恶劣环境，共和国将士的信念坚如昆仑、不动如磐。正如一名戍边多年的老兵说的那样，有昆仑山在，那一面面鲜亮的五星红旗就一定在这里高高飘扬。

二

喀什的美，美在胡杨，让人充满敬仰。

根植于大地，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大漠胡杨少有水滋润，任沙尘肆虐、酷热袭扰，它依然挺直脊梁，无怨无悔，日复一日地朝迎旭日升、暮送夕阳落。

每当我看到胡杨时，就不由得想起那就地转业的14万人民子弟兵。当年，他们听从党的号令，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在广袤的荒原上谱写了屯垦戍边的壮丽诗篇。进入新时代，动人的故事仍在这片大地上续写。

“无人、无水、无电、无路、无绿色、无信号”，很难想象这是21世纪初、深空站建站初期的真实情况。12年前，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李春平不顾家人反对，心甘情愿地在这里开启了新的征程。两年前，面对组织要调他到内地工作的机会，他指着窗外的胡杨说：“我的根就像胡杨一样，早已深深地扎在了这里，挪不走，也离不开了。”

对于边疆的“苦”，在站里干了30多年的郭宝林有着不一样的见解：“相比当年创业者们吃的苜蓿草、喝的涝坝水、睡的地窝子，现在的工作环境真是太优越了！”说这话的时候，老郭脸上的笑容就像向日葵一样灿烂。

听了很多类似的故事，我就在想，这里到底有什么魔力，将一批又一批的热血男儿引来、留住，让他们为使命忠诚不渝、为承诺初心不改、为梦想战斗不止。这次我明白了，边陲男儿的美，靠的不是黝黑的面庞、挺拔的身姿、雄壮的口号，而是在于他们像胡杨一样扎根

美哉，喀什

■ 张帆

根西域、奉献边陲，他们内心澎湃着的是对祖国的大爱。

三

喀什的美，美在红柳，让人流连忘返。

在茫茫戈壁，它生根发芽；在沙漠之丘，它花开灿烂。与盐碱搏斗，与风沙较量，即使狂风把一簇红柳连根拔起，但无论根吹到哪儿，它就会重新扎入大地。红柳不名贵，但它不畏贫瘠、不惧严寒的韧劲，彰显了绿色的希望和火红的信念。

看到红柳，我就会想到喀什测控站的姑娘们。她们巾帼不让须眉，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了一“半边天”，为这里增添了一抹难得的靓丽，带给这片土地更多勃勃生机。

在这里有个满族姑娘叫门大韵，她性格直爽，为人洒脱，做事风风火火。她俊俏、精致的外表与这里粗犷的自然环境形成巨大反差。大学毕业后，她离开美丽的大连，只身来到了戈壁滩。她深知，这里有她的青春之梦。

还有个工程师叫刘金凤，和丈夫彭鑫来自同一个省份，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在这里干着同一份事业。夫妻俩相濡以沫、守望相助、并肩战斗。当我问起她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时，她说：“这里有我们最美好的邂逅，我们已把共同的理想融入彼此的爱恋里，也融入到了戈壁深处。”

我为她们纯如雪山的追求、芳如沙枣的品格而自豪。她们像红柳一样，用美的守望、美的付出，耕耘在大美的沃土，播撒大美的青春，收获大美的未来。

四

喀什的美，美在未来，洋溢着青春气息。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喀什已经成为我国连接中亚、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这里蓝天澄澈、红房错落、绿树成行，有热闹喧嚣的大巴扎，有街头叫卖的烟火气，还有那五彩缤纷的各民族服饰……古老与现代在这里相依成景、相映成趣，到处洋溢着蓬勃的生机和青春的活力。

如今，边陲人民的心贴得更近、手握得更紧、步子迈得更实，始终像石榴籽那样紧紧地凝在了一起，到了一块，这不正是未来必将更加美好的原因吗？

喀什的美在山、在花、在草、在人、在爱、在明天……想领略喀什之美，就一定要走到这片土地上，伸开双臂去拥抱，迈开双脚去丈量，播撒真爱去收获。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仰望鸭绿江断桥

■ 柴宝侠

我从远方来
途经的白山黑水，有着初遇的美好
而我，要再一次聆听
铿锵的步履和奔腾的涛声

在鸭绿江断桥下仰望，时间也会慢下来，凝固的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我的凝视，在依稀的枪炮声中走过
仿佛年轻的战士
在雪地里埋伏，一边是祖国的黎明
一边是硝烟弥漫的战场

透过这钢铁的桥梁，我看见
无数的弹孔
依稀如昨，而透过锈迹斑斑的弹孔
我突然听见，嘹亮的军号
响起
这刺破1950年10月黎明的军号
这已被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军号
用铜质的高音
为我描述
鸭绿江断桥

在鸭绿江断桥，我是后来者
咚咚的心跳
激起热血，举起的誓言
高过高山
当我在断桥上转身
我要向祖国
说出不变的热爱

特写

聚焦生活，定格精神

凌晨2点，夜色笼罩大地，一支队伍正在行军。在此次演习中，他们担负的是渗透潜伏任务。

时间回到两天前。帐篷里，作战筹划会正在进行，气氛紧张。刚刚受领任务的连长柯尊东拿着地图眉头紧皱，地图的边缘被手指攥出深深的褶皱。茫茫草原，一览无余，甚至连一棵可以遮阳的树都没有，怎样能在“敌”无人机、侦察车等各类装备的侦察下让一个连的兵力渗透进去？一个个方案提出又被否定。

指导员达龙目光凝视着连旗，说道：“如果不动用车辆装备呢？”

柯尊东一拍大腿，激动地喊道：“穿插三所里！”

是的，穿插三所里。连队所在旅前身部队在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中，14小时急行军145华里，用双腿跑赢车轮子，先敌抢占有利阵地，关死了三所里的大门。官兵顽强阻击三昼夜，为志愿军第38军获得“万岁军”美誉作出突出贡献。

思路瞬间被打开。一场夜间奔袭

在激烈讨论中迅速确定方案，最终决定由连长柯尊东与三排长王志鹏兵分两路渗透，横穿直线15公里，潜伏隐蔽点，按照预定时间同时发起冲击，指导员达龙风机动支援。柯尊东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他小心翼翼抚平地图的褶皱，宝贝似地将标注好行军路线的地图收了起来。

夜空中闪烁的北极星指引着队伍行进的方向，然而这条路，车难行，人更难行！看似平坦的草地上，却暗藏着数不尽的石头土坑。王志鹏在过堰壕时，作战靴的拉链被凸出的尖石划开，他的第一反应是提醒身后的战友小心。为了不影任务，他捡起破障时剪断的铁丝，借助微弱的月光，扎透战靴，拧上死结，又立刻投入行军当中。

5时许，天蒙蒙亮，两支队伍先后到达隐蔽点，并在狭窄的冲沟里，利用雨衣和草从进行伪装。此时，他们距离

“敌”地域只剩下1200米。

这一潜伏就是6个小时。接近12时，天气突变，雷声隆隆，狂风呼啸，冰雹夹杂着雨水，裹挟着黄沙砸向地面。柯尊东刚想指挥人员将装备保护好，一张嘴，风就灌满了嘴巴。虽没有指令，大家却都脱下雨衣，将装备紧紧裹了起来。柯尊东紧紧攥了攥拳头，这就是他带的连队，这就是他的战友！

一个念头忽然闪过，柯尊东作了一个大胆决定——向前再行进800米！前方800米，不仅是反斜坡，更有一条贯穿鞍部的沟壑可以隐蔽。而且此时风雨交加，无人机无法飞行，声音被完全掩盖，正是渗透的最好时机！

这800米的路，他们走了近40分钟。他们把身子压得很低很低，装备紧紧抱在怀中，衣服被雨水完全浸湿，但是他们的步子是那样的坚定，一步一步，向着“敌”军逼近！

■ 张翔龙

穿插，向着胜利！



长征

第5926期

松江清逸图 (中国画)
房 巍作